

周大新文集
长篇小说

湖光山色

周大新 / 著
HU GUANG SHAN SE

小说，在文集里占了一大部分。她是我的最爱。还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就对她产生了兴趣。上高小的时候，就开始了读小说了；上初中时，读起小说来已经如痴如醉；上高中时，已试着把作文写得小说味；当兵之后，更对她爱得如痴如醉。到了我可以不必再为吃饭、穿衣发愁时，就开始正式学着写小说了。只可惜，由于忙于忙碌下来，由于懒惰一直欠债，我没能将自己的小说写得尽善尽美，没能让她在小说之林里显得崭新动人。我因此对她充满愧疚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周大新文集

湖光山色

HU GUANG SHAN SE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湖光山色/周大新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6
(周大新文集)

ISBN 978-7-02-011492-4

I. ①湖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57296号

选题统筹 付如初
责任编辑 付如初
装帧设计 陶雷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68千字
开 本 640毫米×960毫米 1/16
印 张 24 插页2
印 数 1—3000
版 次 2014年1月北京第1版
印 次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1492-4
定 价 33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

自序

自1979年3月在《济南日报》发表第一篇小说《前方来信》至今,转眼已经36年了。

如今回眸看去,才知道1979年的自己是多么地不知天高地厚,以为自己的生活和创作会一帆风顺,以为自己可支配的时间多得无限,以为有无数的幸福就在前边不远处等着自己去取。嗨,到了2015年才知道,上天根本没准备给我发放幸福,他老人家送给我的礼物,除了连串的坎坷和成群的灾难之外,就是允许我写了一堆文字。

现在我把这堆文字中的大部分整理出来,放在这套文集里。

小说,在文集里占了一大部分。她是我的最爱。还在我很小的时候,就对她产生了爱意。上高小的时候,就开始读小说了;上初中时,读起小说来已经如痴如醉;上高中时,已试着

把作文写出小说味；当兵之后，更对她爱得如胶似漆。到了我可以不必再为吃饭、穿衣发愁时，就开始正式学着写小说了。只可惜，几十年忙碌下来，由于雕功一直欠佳，我没能将自己的小说打扮得更美，没能使她在小说之林里显得娇艳动人。我因此对她充满歉意。

散文，是文集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如果把小说比作我的情人的话，散文就是我的密友。每当我有话想说却又无法在小说里说出来时，我就将其写成散文。我写散文时，就像对着密友聊天，海阔天空，话无边际，自由自在，特别痛快。小说的内容是虚构的，里边的人和事很少是真的。而我的散文，其中所涉的人和事包括抒发的感情都是真的。因其真，就有了一份保存的价值。散文，是比小说还要古老的文体，在这种文体里创新很不容易，我该继续努力。

电影剧本，也在文集里保留了位置。如果再做一个比喻的话，电影剧本是我最喜欢的表弟。我很小就被电影所迷，在乡下有时为看一场电影，我会不辞辛苦地跑上十几里地。学写电影剧本，其实比我学写小说还早，1976年“文革”结束之后，我就开始疯狂地阅读电影剧本和学写电影剧本，只可惜，那年头电影剧本的成活率仅有五千分之一。我失败了。可我一向认为电影剧本的文学性并不低，我们可以把电影剧本当作正式的文学作品来读，我们从中可以收获东西。

我不知道上天允许我再活多长时间。对时间流逝的恐惧，是每个活到我这个年纪的人都可能在心里生出来的。好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布拉德福德·斯科博士最近提出了一种新理论：时间并不会像水一样流走，时间中的一切都是始终存在的；如果我们俯瞰宇宙，我们看到时间是向着所有方向延伸的，正如我们此刻看到的天空。这给了我安慰。但我真切

感受到我的肉体正在日渐枯萎,我能动笔写东西的时间已经十分有限,我得抓紧,争取能再写出些像样的作品,以献给长久以来一直关爱我的众多读者朋友。

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给了我出版这套文集的机会!

感谢为这套文集的编辑出版付出大量心血的付如初女士!

2015年春于北京

目 录

乾卷

水	3
土	80
木	114

坤卷

金	207
火	288
水	321

乾 卷

水

1

暖暖那时最大的愿望，是挣到一万元钱。存折上的数字正在缓慢地向一万靠近，有几个夜晚，暖暖已在梦中设计这一万元的用法了。没想到就在这当儿接到了娘病重的电话，其时她正在北京朝阳区的一栋高楼里，给一套新装修的房子保洁。新房里有一股浓烈的橡胶水味，熏得暖暖有些头疼，可她仍咬了牙手脚不停地忙着：刮去地板砖上的污迹、擦亮门窗上的玻璃、抹掉洁具上的污点、背走装修垃圾……保洁公司把这家的活包给她和另外两个姑娘，早干完就可以早拿到属于她的九十块钱。可能是楼高离天太近的缘故，从窗外扑进来的八月的阳光像开水一样滚烫滚烫，使得暖暖前胸后背上的衣

服都湿透了。她记得自己正停了拖把抹汗时，女伴的“神州行”响了，女伴接通后把“神州行”朝她递过来：找你的。暖暖有些诧异：谁？及至看清号码是家乡的，才有些紧张起来，因为她给爹交代过，电话是同事的，没有急事不要打。果然，爹的声音里全是慌张。爹说：暖暖，我是在聚香街上的邮电所给你打的电话，你快回来，你娘病得厉害……暖暖当时的腿一软，急忙将身子倚住了就近的窗台，她对着话筒说：爹，快送乡上的医院，我立马回去……

暖暖坐火车返到南府市再换汽车赶到丹湖东岸时，已是第二天的正午了。她下了汽车就向湖岸跑，只要赶上去西岸的那班船，黄昏时分就能到家了。可跑到湖边一看，班船已走得没了踪影，码头上剩下的都是渔船和供游人们在近处戏水的小划子。她不死心地奔到卖船票的屋子窗口问：大叔，还有没有去西岸的船？没了，姑娘，明天走吧。那人边说边把窗上的木板拉了下去。这可咋办？暖暖站在水边向西岸望着，几十里的湖面根本望不到边，可她知道楚王庄所在的大致位置，她焦躁至极地望着那个方向。这一刻，她对丹湖不由得生出了恨意：谁让你这样子大呀？！

住在丹湖西岸的暖暖从小就觉得丹湖太大，要去南府城就得过湖，可过一趟湖真是不易。暖暖知道这全是丰阳江造出的麻烦。丰阳江在经过秦岭的长期娇惯和伏牛山的低首逢迎之后，抵达这一带时显得骄横无比，动不动就大发脾气，差不多每两年就要跟百姓捣蛋一回。仅光绪年间那回发水，就将八万多人的性命生生掠走。丹湖，便是在历次的大水之后，慢慢在一片江滩和一处阔大的凹地上形成的。不过那时的湖水面积有限，使它变得烟波浩渺一望无际的契机，是为了向北方调水在下游修起了截流江水的大坝。从那以后，它的湖水

就越来越多越来越深越来越清，沿岸的百姓们也渐渐习惯了大湖的存在，只是间或地，暖暖还能听到村里老人们的感叹：过去这丹湖身个儿小时，从东岸到西岸，也就顿饭工夫，哪像现在，小船得摇上近一天。当年李闯王领兵由此处过湖，据说马是直接游过来的，如今水面这样宽，哪一匹马能游过湖？……

嗨，小妮子，来船上玩玩？近处的一条渔船里钻出一个赤臂的汉子，朝暖暖边喊边做了个搂抱的动作。暖暖狠狠剜了对方一眼，厉声道：回去叫你姐来跟你玩吧！那汉子一听，讪讪一笑又钻进了舱里。难道还要在这湖边住上一晚么？暖暖沮丧地扔下提包，一屁股坐到了地上。在坐下的那一刻，她的手碰到了腰间那个鼓鼓的衣袋，那里边装着她打工两年来所挣的八千多块钱。娘，你别怕，女儿如今有钱给你治病了……

就在暖暖坐在那儿直盯着水面发愁的时候，一艘摩托艇呼呼地由湖里驶来，很快到了岸边，跟着就见几个公安揪着一个戴了手铐的男人由艇里跳上了岸，快步向停在不远处的一辆警车走去。这男的犯了啥事？有人在问开摩托艇的小伙。暖暖这时就也侧了耳朵去听。盗挖楚墓！楚墓？啥尿楚墓？问的人显然没有听懂。就是楚国人的墓，前不久西岸上的聚香街附近，因为打井发现了两座古墓，县上和南府市的人不让乱动，可这小子夜里去偷偷掘开了，从墓里弄到了一些锈得不成样子的铜器，这就犯了法。墓是楚国的？是呀，县上和市上的人都说，咱们丹湖这一带，古时候都归楚国……

暖暖扭过了脸。她现在可没心情没兴趣去听楚国里的事，她现在最需要一只船，一只只能去西岸的船，哪怕是小划子也行。就在暖暖愁眉紧锁的时候，不远处突然响起一声喊：老黑豆，下次记住多带点辛夷花蕾来。老黑豆？她急忙扭头去

看，原来被喊的人正是同村常到东岸卖药材的黑豆叔。暖暖忙起身拎了提包踉踉跄跄地跑过去叫：黑豆叔，你是摇船来的？黑瘦的矮个子中年男人哎了一声回头一看：嗨呀，暖暖，你回来了？巧，快，正好坐叔的船回去。

黑豆叔的船小得可怜，可他给船装了机器，呜呜鸣的，走得挺快。今天湖里无风，浪不大，蓝莹莹的水面上，除了几只白色的水鸟在翻飞之外，还不时能看见小鱼一跳一跃。远处，有几只渔船在悠然地收着渔网。暖暖，我有好几天没见你爹下湖捕鱼了。他可能是在忙俺娘的病，俺娘的病加重了。你娘究竟得的是啥病？总见她到梅家药铺里抓药，气色也不大好。我也不知道。暖暖叹口气。暖暖，你在北京打工一月能挣多少钱？五百多吧。管不管饭？中午让吃一顿一块五的盒饭。睡的地方呐？和几个打工的姐妹在一起租。比俺家你萝萝妹妹强，她在省城打工，一个月才三百八十块，刨去吃喝，净落不到二百。萝萝妹妹也出去了？暖暖记得黑豆叔的女儿萝萝还小哩。出去了，和魏家的魏良他们几个人一起走的，出去多少能挣个活钱，比在家种地好，种地只能挣个肚圆……

船靠岸时太阳早滚到了后山的那一边，村子里已是炊烟四起了。暖暖谢了黑豆叔，下船快步向村里走。走到那个风化得很厉害的刻有“楚王庄”仨字的石柱前，望着离开两年的村庄里那些高高低低的房屋，她突然间觉得，往日感到很大很威风的村子，变小变旧了；记忆里很高很漂亮的屋子，变低变破了；印象里很宽很平的村路，变窄变难看了——只有自家屋前的那棵老辛夷树，还是记忆中的样子，又粗又高，树冠像把巨伞；再就是那些鸟，还像过去那样，在老辛夷树的树枝上飞起落下，叽叽喳喳地进行归宿前的最后唠叨。

家里只有妹妹禾禾和奶奶。奶奶正习惯地赤着上身坐在灶前烧火，边向灶膛里填着柴草边大声地咳嗽着，胸前两只干枯的奶子在不停地左右摇晃；禾禾在向锅里砍着红薯，每一块红薯落进锅里时都能溅起一些小小的水星落到奶奶的身上。禾禾听见脚步声扭头看见姐姐进屋，停了刀，先是叫了一声：姐——跟着就流出了眼泪。暖暖的心一紧，上前喊了声：奶奶。弯下腰在奶奶那多皱的额头上亲了一下，才又回头问禾禾：爹呢？爹送娘去了聚香街乡上医院，让我和奶奶看家。病咋样？暖暖连着声问。听说今天后晌动手术。究竟定的啥病？奶子癌。奶子癌？暖暖吸了一口冷气。就是娘的一只奶子上生了癌。禾禾解释着。

暖暖扑通一声坐到了奶奶身旁的一把椅子上，双手抱住了头。都怨你爹！奶奶这时开口道：他总是在湖里逮鱼、网虾、捉蟹，鱼虾蟹是啥？鱼虾蟹不是湖神的东西？总从人家那里拿东西人家能高兴？我让他每个月敬一回湖神，他总是忘记总是不听，总说去凌岩寺烧香就行了，寺里供的是谁？是佛祖，湖神不会住那里，这路神管不了那路神，谁的香火也不能少，他就是不听。这下子好了，罚到你娘身上了，奶子癌！暖暖没应奶奶的话，半晌，才抬头问禾禾：咱家的自行车在吗？禾禾答：爹是用自行车驮娘去聚香街上的。暖暖说：那你去青葱嫂家一趟，就说我要借他们家的自行车用用。

天都黑了，这会儿借车干啥？禾禾瞪大了眼。

去医院，我要去医院看看娘，我放不下心。

那样远，你一个人——

去借车吧。暖暖扭身替奶奶抓了一把柴扔进了灶膛里，将熄的火又燃了起来。之后便起身麻利地去脸盆里洗了洗手，拿起禾禾放下的菜刀朝锅里砍起红薯来。砍完红薯盖上

锅盖，暖暖转身去自己带回的提包里抽出一件短袖衬衫说：奶奶，我给你买了一件衫子，来，穿上试试。晚点再穿吧，天这样热。奶奶说。穿上好看些，北京城里的那些老奶奶再热也不打赤身。暖暖刚才进屋看见奶奶打着赤身时确实已有些不习惯。嗨，咱乡下人咋能跟人家比？奶奶有些不以为然。暖暖没容奶奶再开口，三两下就给奶奶穿上了短袖衫。咋样，合身吧？暖暖左右审视着。奶奶边扯着衣襟看边带了笑说：好，好，就是有些洋气了……

锅里的红薯还没有煮好，院门外就有了响动，伴着自行车轮胎在地上的颤动声，两个人的脚步已响进了院里。不用抬头，暖暖就知道是青葱嫂来了。

暖暖，回来了？我估摸你这两天就会回来，你长林哥去南府打工不在家，我送你去医院吧！因长年劳动显得健康结实的青葱嫂走进门说，之后又扭脸对暖暖奶问：奶奶，你还没有吃饭？

奶奶没有回答青葱嫂的问话，只是把手中的拐杖举起敲了一下青葱嫂的胳膊说：长林家的，你和暖暖都是女的，走夜路能行？万一碰上个歹人咋办？放心，哪有那样多的歹人？青葱嫂笑着。嘿，你可不敢大意，前些天老桐家的媳妇不是在路上被抢了？三十多个鸡蛋哩，全被歹人拎走了！奶奶依旧不放心。我拿把镰刀！青葱嫂这时呼地由门后墙上扯下一把雪亮的镰刀扬了扬：真要碰见歹人，我就砍了他！

吹吧，你！奶奶张开只剩两颗牙的嘴笑了，你有那胆量？只怕人家喝叫一声，你就会吓瘫到地上。

不是还有俺暖暖妹子？！

那倒是，俺暖暖是有敢砍人的胆量！奶奶有些自豪，随即又叮嘱道：天黑，你娃子骑车带暖暖可要小心。去聚香街的路

都在湖边，你们走路时，不要说惹湖神不高兴的话！记住没？

记住了，奶奶。青葱嫂边应边转身去推自行车，暖暖顺手抽出了她别在背后的镰刀，握到了自己手里，随即相跟着出了院门。奶奶又追出来问：哎，长林家的，我再问一句，你没有再怀上娃儿吧？

咋？奶奶批准让我再生一胎？青葱嫂在黑暗中笑起来。

我是怕你身上有了，要是那样可不能骑车带人，出了事俺们担待不起。

放心吧，奶奶，长林不在家，种子还没有撒哩……

2

从楚王庄到聚香街有整整九里沙土路，路的右边虽然都是大山，可左边却总在丹湖岸上绕，这就使这条路还能骑自行车。暖暖坐在青葱嫂骑的自行车后座上，一边听着她粗重的喘息，一边看着四周无边的黑暗。路边的秋虫先还叫得很欢，可一听到自行车响，就紧忙停了嗓子。想起昨天傍晚还在人声喧嚷灯火辉煌的北京城，今夜里却在这寂无人声黑得可怕的小路上，暖暖心里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，这完全是两个世界呀！

青葱嫂的喘息越来越重了，暖暖心上有些不忍，轻了声说：嫂子，我来骑一会吧，你歇歇。

没事。青葱嫂腾出一只手去衣袋里掏着什么，之后刹了车，伸手过来把一个温温的纸包放到了暖暖手上：你好好坐在车后歇歇。你从北京上车时肯定心里很急，这一路上又是火车又是汽车又是船的，还不是忍饥挨饿？到家就又走，还能不累？那个饼里夹着鸡蛋，先垫一下饥，到聚香街上再买吃的。